

北京三百六十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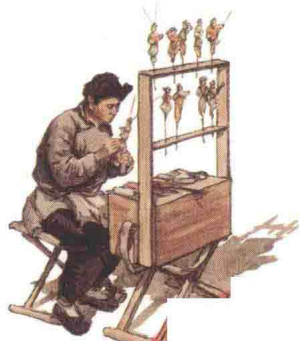
齐如山 著
盛锡珊 绘图



中华书局

北京三百六十行

齐如山 著 盛锡珊 绘图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三百六十行/齐如山著;盛锡珊绘图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5.9

ISBN 978-7-101-11168-2

I.北… II.齐… III.职业-介绍-北京市 IV.D66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1359 号

书 名 北京三百六十行

著 者 齐如山

绘 图 盛锡珊

责任编辑 马 燕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8 字数 200 千字

印 数 1-8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168-2

定 价 36.00 元

序

北京的实业界，向来号称有三百六十行。余最初听到这句话，以为不过是约略言之，不必实有此数也。后阅宋朝人的笔记，才知道这句话实始自南宋之杭州，因记载杭州有三百六十行的文字颇多，如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中，亦有“三百六十行，各有市语”是也。是此语一直由宋朝传到现在的北京，还是这样说法。这句话虽然人人口中都有，但是问他三百六十行都是什么，许多人都答不上来。几十年以来我曾问过许多实业界的人，也都说是行道实不少，但是果有若干，实在没有切实的数目，于是我就立意要把这件事情来详细地调查调查。费了许多工夫，始得其大概。但当时未曾用笔记下来，这实在很可惜。按南宋的这句话是兼工商两界言之，其实北京的行道只算工艺就比这个数字还多。这有两种原因：一者彼时杭州虽然也是都城，但年代较短，且管的省份也少，而北京连元朝的大都算上，已有六七百年之久，且管的省份很多，又经皇帝提倡，所以江苏、浙江的玉工、裱工、雕刻工，云南、湖北的铜工，广东、湖南的绣工，山东的料器，四川、广西的锡器，陕、甘的地毯，蒙古的皮革等等，通通的吸收了来仿做；二者一切事业总要随着时代变迁，这也是一定的道理，尤其是

百余年来，因交通方便的关系，各种工业变迁得更快，可以加添的新工艺也很多。有这两种原因，所以现在北京手工艺就又比南宋的杭州多得多了。但是有一件，添了虽然不少，而失传的也很多。不但宋人笔记中所记的工艺，后来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，就是北京的工艺，现在失传的也已经不少了。如明朝书籍图画的刻工，康乾时代书版的刻工，以及百十年前的针工、火茸、牛角灯等等的工人，已经都不容易找到了。因为这种情形，所以我在避难的其间，闲着没事，追忆从前所得的情形，把它大略写了出来。有几位友人对我说，这些事情没什么价值，值不得一写，我说：“不然，诸君的话都是旧思想。从前有许多人号称念书的，意思是什么也不会，只会念书，下等的只念小题折字，他以为此外的书都不必念。高等的只搂着他认定的几本旧书，有理学家连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都看不上，经学家对于诗词视为小技，诗词家又看不起戏曲、小说。这样理想的先生们，自然是要把各种工艺更是看成粪土不值了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不用说钢铁等等工艺有关国运，就是木工、建筑等等也是人生所必不可少的事情，以至其他所有的工艺品，又有谁能离开呢？把人人所必需的东西却看得一文不值，知识阶级的人无人去管，所以各种工艺都是日见退化，不用说进化发达，就是保存旧有的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比方西洋的印花布等等，最初也是由雕刻印刷而成，以后经学者及实业界的努力，变成了现在美丽不可思议的情形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雕刻的技术比他们的精细得多，不信一看明版书的图画就知道了。明朝的木版画最精的几乎可以与现在的邮票媲美，这技术，知识阶级的人不理，听其自生自灭，岂不可惜？不但这一件工艺，像这样的情形恐怕还很多，可是西洋各国对于各种工艺都极为重视，不但学

者帮助，且有许多种都是专立学校提倡，领导人来研究。所以各种工艺不但日见发达进步，且时有新的发明，于是国日富而日强。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中国，以往千百年国家的情势如何，这当然都是不提倡工艺实业的关系。有人说，现在一切事物都机器制造，专靠手工是于事无济的。我以为这话自然有相当的理由，但是所有的机器制造，其中都离不开手工，若是一点手艺也没有，专靠机器也是不成的。盖手工与机器并行，万不能有机噐就把一切手工都废了的。不但有机噐废不了手工，有许多的实业因为有了机器，手工更得加细的研究。所以现在虽然机器非常发达，而各种手工仍为各国极端地重视。”我说完这一段话之后，几位友人说：“这样说来，你这本书是极有价值的了。”我说：“这也不然，因为我没有这种学问，于工艺更是外行，于各行工艺的规矩要素，一点也没有写在里边，这还能说有什么价值么？不过大略述说述说各行的情形，使国人注意就是了。”

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三日齐如山识

目 录

序 /1

卷一 工艺部上 /1

- 木工类 /3
- 铁工类 /13
- 铜工类 /18
- 皮革工类 /21
- 器具类 /26
- 物品类 /46



卷二 工艺部下 /73

- 纺织服饰类 /75
- 妆饰品类 /87
- 食品类 /92
- 文墨类 /111
- 乐器类 /121
- 玩物类 /124
- 游艺类 /138
- 修理旧物类 /141





卷三 商业部 /155

服饰类 /157

饮食类 /173

材料类 /197

器具类 /206

物品类 /218

出行行类 /229

旅馆栈房类 /235

银钱业类 /239

娱乐事业类 /242

街头小贩类 /245

卷一
工艺部上



木工类

凡用木料做物器的人都叫做木工，或曰木匠。这行又分的种类很多，因为虽然是木工，可是这行不知那行的事。比方木厂中的木匠，固然也会做个粗的桌凳，但是精致的他绝对做不上来，就是粗糙的也比桌椅铺工人费工。各种木工都是如此，所以都是各分各行，彼此不能侵越。兹大略分举如下。

木厂（绘图师）

这行人也有学过木匠的，也有未曾学过的，可是都称为木匠行，或曰开木厂子的。大多数都不做工，乃专门研究估工、包工。前清的官工都归这行包做。无论大小工程，一切土木砖石等工，都归其估工估价、设计包办。他虽然没有学问，但有师傅的传授，所以无论多大工程也能估计的出来，也能画图、出样，实有工程师的本领。现在大工程皆由工程师预先画图，从前没有工程师的时代，所有工程之图都归这行人制绘，所以这算是木工的头一行。

木匠

这行是专管建筑的木工。一切梁柱椽檐、门窗隔扇等等他都能做，但是隔扇上的雕花牙子等件还须归牙子作(读阴平声)。因为他

虽也能做，但用的工夫较多，不及过行合算(北京由这一行转交那一行代做，行话曰“过行”。下同)。北京平常所谓木匠者，都是这行，因下边所列各行虽也是木工，但大多数都另有专门名词。

柜箱匠

专做橱、柜、箱、匣等器，大多数卖给聘姑娘买嫁妆者。这行人做新箱柜之手艺固然不错，但对于收拾旧物有特别的本领，往往一只破箱经他收拾整理之后，比新的还好看。

桌椅匠

专做桌椅板凳，有时亦代做立橱、立柜等器，因此与抽屉桌系一种工作也。这行人亦能收拾旧器，一经整理往往与新者无异。

硬木器匠

专做硬木器具。凡桌、椅、箱、柜等等，皆能制造，与平常桌椅匠大不相同。彼只可以制造软木器具，此则专造硬木器，而软木者亦能造。其特别的本领，不但能整理旧器如新，且能做新者如旧。惜因国内多乱，生意不多，所以这行人日见其少了。

洋木器匠

专造一切洋式的木器。此行从前没有，光绪庚子前始有之，庚子后方发达。旧式桌椅木匠虽也将就能造，但绝对不会熨帖。近几十

年来由旧式木匠带造此者亦很多，但算是改行，因为软椅、台球案等等确系另一种手艺也。但旧式木器的规矩稍微讲究，如平常木器已不许随使用钉子，硬木器则几乎连楔子都不许用，而洋式木器则用钉子之处颇多。

牙子作

专造各种隔扇木器上所用之花边牙子。总之，木器中雕刻物件都归这一行，糙细都有，但与小器作完全不同。

模子作

专做点心铺、蒸锅铺等等所用以印制点心之模子。此虽颇简单，但非有真正师傅传授不可，不但花样须美观，且深浅大小极费斟酌。因花样虽不同，而印出点心之分量则须一致，否则点心不易售卖，而此模子也无人购买了。

镞床子匠

凡圆柱形之木质物而有粗细种种花样者，均归这行镞成。其镞法：一床两端有轴，将木棍嵌于中间，用皮条牵引使之旋转，另以一刨子形式之刀，刮之便妥。从前此行用项并不甚多，只有架隔上之小栏杆用之，此外便是捣蒜槌、棒槌等等。盖嫌其不甚雅也。近来在洋式木器盛行，这行的买卖发达多了，如桌椅之腿及楼梯栏杆等等，几乎都是镞活了。

小器作

专做一切小型器具，如瓶座、炉座、盆架等等是其所长，且极能出新颖的样式。照物配座，无不新颖雅致，此确系吾国的特别工艺。各国人士无不赞美者，确由工艺进而为美术矣。这种手艺大致是由苏杭一带传来。在前清康乾时代，艺术极为发达，但这种物器大多数都是奢侈品。近来因时局不靖，人民购买力小，故生意日见萧索了。

圈椅匠

专用新的柳木，趁其潮湿制造圆靠背之椅。因其靠背之木是半圆形的，所以名曰“圈椅”。这是一种特殊的手艺，只靠一把大斧，其锯凿都算辅属品，不但不需墨线，遇有手艺高超之人，连尺都不用，所做之椅样式亦颇朴雅。从前买卖家及戏台上等处都用此椅，后因硬木之方背椅(所谓“太师椅”者)盛行，平常木椅也都模仿之，于是此器衰微矣。现时恒见者只有小板凳一种，还是这种手艺，但也都是乡间做好运来售卖的了，然乡间则仍是用圈椅较多。

大车匠

专制造旧式大车。近来因洋式车盛行，又因这种车极易毁坏道路，石子路上禁止通行。这行生意已大不及从前，所以现在有许多家做手推两轮小车的了。

轿车匠

专制造旧式轿车。手艺自比大车匠较高，不但轮子较为精密，其车棚之格子眼等亦极见本领。近因四轮马车、汽车盛行，此行几乎绝迹了。按吾国造车的技术，自古就很有价值，如《考工记》对于轮子尤为重视，如今因不求进步已归淘汰，真是可惜。

小车匠

专制造二把手小车。从前粮栈中送粮食，由通州运北京之各种货物，以及山东人之推水等等，皆用此车。现因石子路不许走，已渐归淘汰，所常见的只有推水之车。然因自来水盛行，用这种车送水的也不多了。车不适用，造车的工人自然日见其少。

马车匠

专造洋式之马车。这种工人大多数都是由旧式木匠转变而来，但最初亦须特另学习。在清末的时代这种工艺很发达，近来因汽车盛行，此行亦归淘汰矣。

人力车匠

专造人力车。这种手艺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始有之，最初亦系由旧式木匠改变而来，如今仍极发达。因乡间公路造成的很多，所以人力车的用途亦日见其广了。

鞍子匠

专造马鞍、辕鞍、大鞍车之鞍等等，有时亦带驴、骡之驮鞍。此亦系专门手艺，惜各种鞍子现亦都用洋式，此种人工渐已消灭了，然山里乡间尚多。

驮鞍匠

专造牲口驮物之木鞍。此亦系特别专门手艺。但做马鞍之人往往带做。

轿子匠

从前轿的用处多，所以制造轿的工人也是一大行，除制造抬轿、驮轿之外，兼制造官人所乘之后挡车，因此与轿子同一构造也。自马车、汽车盛行后，此行已大见衰微了。本来用人抬人殊欠人道，则归为淘汰也很应该。其实这行人未尝不可用此法来创他种营业也。

杠房工人

丧事所用之罩杠本极简单，但平常木匠也不能做，虽只几根木棍，但若不经内行人之手，则抬杠夫肩膀便受不了，所以也非有真正传授不可。

执事匠

执事一项如旗、锣、伞、扇等等，固与木匠无关，但木工之活也

占极大部分，且亦系专门手艺，如执掌权衡、金瓜、钺斧、朝天镪等等，看着仿佛很平常，若外行木匠则万不能做，做出来也不会像样。但这行也渐归淘汰了。

船工

这行是特别的木匠，是人人知道的。北京这行人从前也很发达，因齐化门、东便门一带运粮船很多，上海的御用船也不少，在清末有火车以后，已日见衰微了。近来上海所造之自划小船又日见其多，倘有人设法再将东便门外运河提倡兴盛起来，则用船之处正多，此行便可有再兴隆之一日。

寿木工人

寿木行为北京极大的行道。这种手艺似乎是木匠都应该会做，但是也不然，一件大的木料能出材料若干，用标边木料做成寿木怎样能省工美观等等，这些情形均有特殊计划，万非平常木匠所能胜任，所以也是特别一行。近来受过教育之人，多数都不讲厚葬，社会人心亦渐明白，所以这行生意也不及从前了。

箍桶匠

箍桶这行手艺，各国皆有之。吾国有此虽不知始自何年，但以鼓控证之，当已有两千余年之历史，但不及东西洋发达耳。其不发达的原因，大致是受油篓的影响。桶之一物，乃运输流质货物最好的